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封公墓誌銘



溫州永嘉英橋之王氏有老而號谿橋王公墓誌銘



人所榮而交慕之沒相與哀之而祭之於其社翁嘗以兩子武庫君司成君貴褒為封君人不稱其爵命而稱其居蓋以德掩其貴也谿橋未為翁所治潦水鍾之浸為廣斥過者不覩翁獨售焉斬藿莢決垢污作室於其間時猶貧也而繩板之所樹引尋尺之所圖度深廣而高衍或疑其壤之不吉以為翁憂又有

笑其側者曰胡所取財而室巨如是其為築於道傍  
爾矣翁聞不顧治之不倦今之藿茨變為翬革之華  
垢污變為聖域之美而位置舩隅滿其繩板之所至  
尋尺之所揆無少缺失噐幣服物僮指玩植以充備  
其中亦稱向之憂且笑者或已不及見而使他人進  
訾其愚其及見者皆自悔責其識事之近量人之淺  
而益以翁為不可及也始喪其父封早孤而家又貧  
也奉母周氏兼畜諸弟經營毛密母常足甘旨而諸  
弟衣食甚均其意氣暇裕無纖細苦急之態遇有當  
費曾不恡情力亦副之於人無所忤而當有勢者在

前亦漠然無所訕愧也其後富貴矣足以放其慾以  
夸世駕俗見謂得意顧獨悃悞自好不以侈張具取  
娛快故輕糜貨用其遇物尤醇與敵以下為釣情慙  
而貌恂非繆為恭愿買童兒口吻收不驕之聲而內  
存矜喜有不能制時肆發而竊露者也其和氣內溢  
老而彌盛目光燿燿深夜廣坐炯然與炬相射鬚眉  
龐皓顏如渥丹觀者皆驚為神綽意曠度濟以溫色  
疊疊談辨間出於嘲謔絲竹雜作嘈啁喧耳聽受有  
節賞工摘誤與少年好事均其精谿橋之居既大翁  
以德齒為人所尊事媚愛往者輻輳門無停客舉盡

賓際宴游之洽微時所識有所不給咸以翁為歸施  
貸賑卹不自為量歌舞其德所在有之故其歷年滋  
多備生人之歡嘉而不得者不以為怨翁既富貴尤  
念其所自曰微先人積德以遺我胡以及此始祖某  
高祖某塋久矣墓第不治惻然追新之治其曾祖珙  
祖毓之墓尤嚴而割田以入大宗之祠必選其腴美  
諸費甚鉅曾不以一銖髮歛其族人蓋其行誼篤厚  
如此嘉靖丙申七月二十二日卒去生景泰庚午閱  
八十七年矣卒之日弔者數千人哭無不盡哀者其  
仲子國子祭酒激以聞于上為賜祭塋寵之以閔其

孝公名鈺字九思封通政司通政卒之年十二月某  
日伯子澈與弟激沛卜吉于先域半山之原而舉恭  
人張氏合塋焉恭人故相張文忠公孚敬之女允德  
壽配翁有孫五人叔樊叔程為國子生叔果叔杲鄉  
貢士叔本庠生可以知為善者之所享也塋之日鄉  
人相率祖奠于途引柩而泣者數百人紼長數十尋  
不勝執已塋則相與歛錢為祠繪象祀焉蜡饗賽饋  
必俎豆之期於久而不廢蓋英橋隣壤之五都瀕海  
而居其土積鹵其業宜鹽故置場名永嘉以權之其  
民籍皆繫於竈歲賦鹽入廩轉餉塞上徵其力之所

出而不責其非有而近歲有司重以折色之徵推膚  
剥髓不能充也公謂竈地半圻於海民輸其有已不  
贍而重以折色是責米於盆缶鑊釜之間非其出也  
為書具言竈民所以窮迫不堪重賦之狀甚明切以  
上于朝天子覽而憫之下其書浙東均折色於諸縣  
之不為竈籍者五都之竈民得以不徙死故其塋五  
都之民送之尤悲挽柩行者累踵駢肩恐不得負紼  
為恨又無以自慰而圖祀之於社以記不忘嗟夫士  
有當勢得位力足以施於民而卒無一善狀其生為  
人所詬嫉至於死猶追數其過以咎之何限其不足

懷於人泯然以死而人不知者又不知幾何人翁無  
尺寸之柄而沒有以得民如此不獨其行誼之厚其  
材亦有以踰人者是可銘也翁之伯子武庫君不遠  
千里寓書於予曰先人之塋圖所以告諸幽者非得  
能言而可信於後之君子不敢以託故塋既久而未  
有所託今敬以托子矣武庫君之賢而多與海內之  
名公雅故所以重其親之終事而其請銘之言如此  
予其可辭銘曰鳳城之東海國之軍子之塋也  
深坎而周封以為之宮其歲之密其樹之崇千百歲  
之後過者必恭相栢與松

周府儀賓郭公配保昌郡君墓誌銘

郡君朝列大夫周府儀賓郭公昂之妻陝西副使鳳翔湖州府同知鳳儀之母鎮國將軍子之女汝陽恭僖王之孫周定王之曾孫而高皇帝之玄孫生於成化庚寅六月三日卒於嘉靖庚子七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一訃聞禮部以請上賜祭塋如制皇后皇太子並憫悼遣祭於壽福榮哀備矣而郡丞君悲不能自釋謂宜有以垂久遠而不忘者以慰無窮之情事乃來乞銘郭固各家郡丞君有聞於時力足以得顯人大官之文而來請於余是其趣必有所存也乃為

擬其事行而志之云郡君勤儉靜肅慈而能訓節女質而有男子之識尤精計畫其於度財任力敏甚菹菹涕泫難肉腓醢醢糾紕繅緝耘獲黍字為生之事莫不明習而察歸郭氏不數歲而郭為鉅家名於大梁僮婢數百指使之各當其能與盡其力無得無功而食菓蔬粟麥之入羨溢籍無莖厥秉穗之遺為人所私亦無腐敗於莒廩而棄者其貴而多材如是然不以是驕其夫在夫前語不揚聲唇無反者復能本夫之意其舅姑所進衣服飲食必得其飢飽寒暖之宜朝列公倜儻好議論文史交游半於城中餽

贈宴享之禮無失而公不知其費所出又不敢私以  
已意掠恩沽美有所貸子間則益為公市廩厚田園  
卜廬宅廣樹畜以娛其志而課二子讀書常衣以布  
衣食以非食曰非不能美好若輩口體顧無益於發  
志進業而足以長過耳二子起進士為官皆以修潔  
聞於人蓋教所素成亦知其母之志不樂以他物養  
也郡君於宗室女屬輩為尊門既顯大春秋高同姓  
外姻之游者益衆歲時慶問長幼尊卑來會冠舄楚  
楚填溢閨闈郡君顏如渥丹齒健而目清應接有則  
老而不惰怡如也大梁人傳說以為榮其相語尊者

願其婦早者願其母皆欲如郡君兩子在職並先後  
奏疏乞謝職歸侍父母詔可之已而憲副君與朝列  
公相繼歿哭之既哀而郡丞君奉郡君之教治其喪  
葬有禮郡君漸衰厭事郡丞君視食嘗藥旦夕不去  
於側母子之間慈孝備至尤以家法為大梁所推不  
獨其富厚榮達云郡君二子長憲副次郡丞女三人  
長適林紀次適麻冕生次適典儀尹復春孫五人東  
南中西朔東早卒中舉人南西朔皆郡學生女孫五  
人曾孫三人垣增墉曾孫女三人郡丞君以是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啓朝列公之兆而祔焉銘曰

婉彼碩人容德具美不言在昔齊姜宋子曰苗爾家  
朝列維士修于閨中有聞邦里其聞維何維夫游且  
歌曰妻之以子曰有母優學而仕既相既誨實受多  
祉終老無斃克令厥始執是閭儀梁人所視本盛追  
典功存郭氏琢銘寘墟以詒不毀

李母純懿孺人秦氏墓誌銘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十日李母純懿孺人秦氏卒年  
九十有三子若孫若曾孫與其婦扶杖勝衰哭于  
堂而東西列者百五十餘人女子適人而携其子  
孫來臨者稱是若孫曾之親戚所嘗往

敬業之大夫士弔者以數千孺人之存以歲時受其  
子若孫曾及諸婦之壽女子與其夫及其男女亦來  
會大車肥馬塞巷陌表帶纓綯充溢堂上堂廣百餘  
步至不能容閨中步搖暈狄垂掃懸瑱巧麗之紅實  
筐布筐繅繡為藉以獻酒芬殺潔迭承第進為孺人  
歡孺人以尊卑大小序而接之腹堅齒健飲旨嚼嘉  
人莫不自喜謂為得孺人之歡如是者餘三十年自  
郭邑郊聚老少賢不肖俾說嗟歡為不可及或仰天  
誦禱以願其母至有咨怨吁歎恨其母之不然以咎  
夫天之不均秦孺人之名人人莫不聞嗚呼盛矣孺



人泉州衛千戶傑之女嫁為恪菴李公瑄之妻恪菴  
不問劑券而貲日進不知饋遺之費而交游益親鄉  
人之飢與疫者資恪菴之藥與粟以濟以善聞於鄉  
然恪菴稱於人曰是吾妻之助恪菴歿諸子孫之為  
士者其學專其材成為他業者其生事辦皆曰吾祖  
母之教蓋孺人之子孫蕃矣買田作室督任條置以  
篤其生者甚均且至而有矩法孺人坐堂上以色笑  
開示所好惡其執絲枲撰酒食之治女事者常若孺  
人之臨其室其省種穫力賦稅之治男事者常若孺  
人之臨其家誦詩讀書則古先王尊師樂群者常若  
孺人之臨其塾其政不肅而齊其教不怒而威所統  
彌衆所及彌精而所處彌適其材稟神識蓋天得之  
也母于李氏七十餘年劬躬約已累仁勤行以大李  
氏之世其事甚衆不可悉書余所論其凡而又特著  
其事之大者初李氏族大無譜孺人命諸孫之賢而  
有文者士絢士章士默士弼士弘撰論世次聘邑名  
士沈亨纂而成之復以意授士絢等定為家範數十  
條勒之祠堂子孫朔望展謁讀家範一通以戒焉李  
氏子孫不忘其先油然興其惇睦之愛由孺人也俗  
降教失士大夫因陋守近能言其祖者鮮矣孺人之

志宏遠如此觀其大其細可知也士絢等述孺人之  
行來請曰吾祖母之存知書喜文章於人之賢否尤  
有辨別而嚮意賢者今其塋得先生銘之是祖母之  
志也故為論而銘之使其子孫得以二十二年癸卯  
二月初十日啓恪菴之墓而合塋焉孺人子孫既多  
男女嫁娶各氏具其家譜及鄉進士君之狀茲不著  
銘曰

曰氏自秦栢翳云裔始有好馬國于汧渭仲奮佐周  
禮樂肇賜有非冉祖及孔之門漢彭晉起綰璽乘軒  
統卒一旅祖閩之昆厥根既遠枝條芬敷爰生賢淑

令族攸符稟女之身材也維夫為婦能恭為母能慈  
匪曰恭只其家由治匪曰慈只訓督寔師克篤其慶  
以昌李宗作之自我亦享在躬斲石刻銘壺儀是崇  
戶部主事周蹟山公墓誌銘

士有奮微起陋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  
而懷憂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衮職之闕亦其志  
然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  
思出其位行越其思之說出而攻之慮過其身慮未  
遂而身逢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  
徒喪其身無益於君之說群而誚之夫使身違其責

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並諱其言猶有當責受任者也若夫畏逢殃為不濟而全其身懼貽危為無裨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為思出其位無益於君之說者豈誠其心之所然哉陰持全身固位之私計而陽為是說以自解脫耳議論不明於世而節義不立於朝其失蓋由此夫君仕為戶部主事在朝六品官耳督儲視權有可舉之職會計當出納平防範謹勾稽詳君既能其職矣而憂盛世危聖主蒿目怛中常若一日不能安食而居於位者其志然也君以言獲罪偶斃杖下其心固能不悔也君天也

安所逃之受死如受命為東西南北之行亦事之所不得逃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無悔者君居家孝與兄弟友與人交信而能敬為戶部始監草場繼督德州倉儲最後權崇文門商稅皆利權易染君絕無所近如置玉涅中漸而不入其白皜如也菲衣糲食挾冊吟誦不安舊聞思廣所業於世之賢人志士口講神注雖不能盡交意常以為向而謹趨捨慎操術卓然必為君子矣其應詔一疏冀以微誠感悟非為求死也主上怒其越職過直薄撻示儆非欲其死也而君不幸死蓋命也使其杖而不死其憂當益切其言

且益多必不為少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備障圍患  
至禍及必能以身殉職不苟免以幸其身此余所以  
知君之心而斷其無悔於當日之死也君姓周名天  
佐字宇弼泉州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女三  
人以兄天正之子日暹為後上疏逮杖之日為辛丑  
五月六日下詔獄兩夕卒五月八日也距生正德辛  
未一月一日為年三十一耳其仕不久其年不永其  
學專銳而方進其行勤修而日敏進而未見其止勉  
而不及至於成獨其志皎然可知也憶君喪歸時余  
友人毘陵唐君順之寓書於余曰不可使周君無傳

子以文名世周君又鄉人也子必勉之余奉唐君之  
教不敢失而君之父封主事公琅以狀委余曰貧不  
能塋亡子賴諸當路之賻與縉紳之遺買地後市之  
里寶蓋山之麓穿壙堅密將以是歲甲辰十一月十  
五日塋矣願有誌余不敢辭予惟唐君之不欲君無  
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論其志  
詳焉庶世之求君者不徒偉其一疏而哀其一死也  
然以余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貽書相勉之意  
而有孤封主事公之託矣其何以慰君於地下耶  
銘曰以為如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憂主之意以為不

可以死耶亦所以明為臣之義以一死為足傳耶則君之好修不止於是以為不足傳耶則大節已昭然而若此

朱液妻陳氏墓誌銘

朱君液之妻陳氏謚淑靜澹齋先生之長女也澹齋名尚謙以名儒隱居自晦一發齒舉足不苟教其家有法淑靜為女其父之教不煩朱君之父軫亦以名儒為學者師教其家有法淑靜為婦於舅之志無違者朱君俊爽有奇志欲以文學拓跡淑靜夙暮修飭以佐其夫甚備未嘗自以為勤朱君志與命仇學久

不遇困而自悔淑靜善慰之未嘗幾微憤怨望其夫也久不舉子力勸朱君買妾以輔寢廣胤朱君感其賢又年尚少也不忍至婉曲通誠懇於夫之兄弟使諭其夫而朱君竟不忍淑靜竟以無子卒予室澹齋先生次女故熟與朱君游而聞淑靜之賢是宜貴且壽而多男子也然卒以窮約無子早世澹齋先生蓋甚悲之而朱君以志其壙屬予校涕言曰淑靜非宜窮約無子早世者也是不穀之不德獲譴于天使淑靜不得貴且壽而多男子也雖其行施於家室不足暴著於人人然賢而無命有足悲者不穀無以慰其

亡敢圖不泯於大君子彼其存亦知賢人之言之為  
可貴庶其有以慰也以澹齋之悲而朱君之請之勤  
予不得辭也為之銘曰  
生於丙寅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於辛丑正月九日  
塋於甲辰正月十日山曰石壘坐辛向乙是謂淑靜  
陳氏之室  
備其大處士易直王翁墓誌銘  
王氏家族雍睦之盛在成化弘治之間某曾大父時

事也曾大父兄弟八人皆同祖其六人年齒差池並  
時六人者劉柔寬急不盡同並以材畧行誼為鄉長

者鄉人曲直長短不相下得六人者一言以為平姻  
黨吉凶大會無六人者在愧不為重也王氏為安平  
右門所從來久矣易直翁所謂八人也當事持家後  
六人而有六人之風接其聲迹不替某生晚猶及見  
翁時年十四五稍有識頗知諸父先生行事而翁於  
諸族子中獨愛某以為賢謂必有立某少一庸兒耳  
不知翁何所別而賢之今幸有立益能講知諸父先  
生行事而翁又所及見翁之塋某宜為銘翁名瑞字  
廷怡別號易直高祖公諱子元曾祖德軒公諱廷中  
父信齋公名澄堅取蔡氏無子翁與兄珍皆出側室

陳氏翁生十二歲信齋公以賈客死吳中盡亡其金  
環堵蕭然兄弟兩人與二母相依為命備嘗艱厄稍  
長即自奮曰不可當吾身而廢先人之業茹糲衣惡  
捨棄掇殘卒能移縮就餘以寡為多賈行吳中尋父  
故游處以不泯其志翁所挾貲於諸賈中為最下然  
溫郁可近貌悅色恭言語煦煦其和襲人臨財有信  
若秋霜吳中高其為人愛而任焉諸挾高貲者顧不  
得與翁齒縉紳士夫南北行過吳中翁得皆與其賢  
者接同賈者常尾翁後附各刺中因以求通揖讓進  
止視翁每招賢者游指斥山壑談說光景壘壘與賢

者往反成其為賓主諸賈默然引爵執筋竟日徒飽  
而已退則相目推翁以為能王賈之名在吳中頗盛  
然貲不大進最後傾貲懷珍貨買巨舶浮海踔東甌  
亂明州以濟將赴臨安為邏卒所邀貲沒之盡然翁  
所懷貨皆非令所禁邏卒為暴勒沒之耳或勸翁胡  
不自白於官翁曰所為行賈者固為求利亦以邀跡  
肆意也使吾囚垢以乞貨不如徜徉徒手而行耳且  
吾年亦衰矣浮游江湖意倦殊思歸吾將返矣吾長  
子讀書為士將託以其志次子從吾行雖少而材可  
付以其業吾其返矣會翁長子亦奔急至吳中翁乃

返至家三月而病作竟不起嗚呼其於行休之際亦不為苟然矣始某大父確軒公自安平徙居入郡城課先吏部大夫以儒業翁即遣長子水心先生與先大夫同學兩人者並以文薦為學官弟子王氏詩書由先大夫與水心先生始王氏子孫日蕃而詩書之業益衍且多者惟公與確軒公之後耳他公之後終不若也於此觀之翁之志亦畧可覩矣翁長子宦邑庠生明經有行屢試不售所謂水心先生者也次子寶所謂少而材能繼父之業者也翁歿後數年次子賈大進廓增溢羨為安平鉅家地下有知當為撫掌大喜翁喪母盡哀養嫡不殊已出事兄順奉寡姊有恩禮遇宗人盡其情款有族黨之行二子肖之家富而無異財衣食豐約出入勞逸甚均某嘗嘉歎之嗚呼此非所謂為善之報耶公娶陳氏今年七十有六康強無恙二子謹奉焉以稟家政女五人適王文大陳世住楊伯元陳丕雍陳自謹孫男徽言娶黃僉事鰲之女生女子三人徽猷郡庠生徽謨俱娶蔡氏女長適龔俸次適伍倫修次未許人皆宦出徽典聘陳氏徽音徽謙女二人皆寶出翁生成化乙酉六月二十三日戌時卒於嘉靖丙戌二月三日酉時享年六



十有二以甲辰十二月二十日塋于五都葛林口山  
坐坤而向艮徽謨早卒附壙于墓之東銘曰  
佳哉葛林之原龍翔虎蹲馴伏而掀騫有丘隆如中  
出而短此名為尊水流其前若之與玄繫孝子之所  
卜兮曰吉德之攸安我銘其藏其永勿遷

石母洪孺人墓誌銘

石君華嶽申卿謀塋其父潛軒先生能得貴溪江午  
坡公以達之銘可以施矣而以其嫡母洪孺人之銘  
委予予謝不敢午坡公以才名雄海內予所畏也乃  
使執筆頡頏其間不亦冒非任而忘所畏乎申卿再  
拜言曰知我者於海內惟午坡公於家惟先生今公  
君終事不得一言是無以明不肖之受知於先生也  
潛軒公非華嶽與弟喬嵩無以衍石氏非孺人無以  
有嶽等孺人之德在嶽等與所自出之母其功在潛  
軒公與石氏之宗先矣孺人歿華嶽僅七齡已知哀  
思哭泣今長矣不至無知識飲食坐起未嘗不思思  
未嘗不涕出華嶽雖六七齡孺人已預待之云異日  
當如何今尚如此也無以報重賜慰遐靈惟使其氏  
行一挂名賢之筆庶其有以慰也華嶽亦籍以為報  
矣予愧不敢當而不忍辭其意予觀風人所詠葛藟

勉治服之儉卷耳明審官之志蘋蘩敬祀事之修而  
其德在於關雎蓋其反側憂思求窈窕之女以佐君  
子為之琴瑟鍾鼓以樂之所謂不淫於色無傷善之  
心是為婦人之德而首他行也江沱之媵有不以之  
悲小星之御有宵征之勞然以際後悔之恩沾在公  
之惠猶歌之以為美而刪詩者列之二南亦足知有  
德之難也世衰俗失教不及於婦人有如孺人絕去  
妬媚歛已專居以安諸侍之筦篴使薦君子蒸和委  
順卒見誅繩雖位分儀等與風人所詠不同亦媿有  
其德矣他行不著固可知其兼之也如孺人之德而

使當上世之生逢能言之媛必有播於聲歌而垂之  
無窮既其不遇則亦安可使之不一出於予之筆也  
哉孺人生成化己丑四月二日生五十二歲而歿為  
正德庚辰八月十四日歿十八年而塋為嘉靖乙巳  
正月十二日銘曰  
毓名族翳洪氏家仙嶺越百禩父敦素雄于里選所  
歸石之手恭為各敬夫字蚤業儒晚不仕家既落中  
復起術其遊居無悔胡能然內佐以饋職共絕情侈  
仁且惠克具美摧厥最不妬忌蕃他出覆由已逝不  
泐受多社子華嶽譽髦士如圭璧礪四鄰縹緲藏待

薦侑喬與嵩孫觀齒梧竹間鸞鶴跼條遠初聊耳  
考吉卜辰良只從其夫令終始鏤貞珉告勿毀世豈  
昏尚視此

張母黃夫人墓誌銘

故樂平尹張南溪公文應既歿祀於學宮而鄉之子  
弟謁其家廟之寢因得拜公之配黃夫人於時年六  
十有八矣色莊氣淳容止不曠語某曰南溪公平生  
所友慕惟王一臞先生所敬事惟李尚寶公耳今得  
與王先生偕祀知其歆也但愧先於尚寶耳尚寶公  
名源世所尊稱竹坡先生曾銘南溪公之墓者也

而李公亦祀於學其間居以其所學於古者時時為  
人講說夫人長子達甫君好聽其說夫人聞之悅勉  
使與余游無倦自余為人言學大蒙群口訕笑多名  
為士者彼誠鄙薄頽陋不能通其意也而夫人知以  
勉其子夫與當世之賢者相尚以義而與其為學者  
相講以古皆有偉丈夫之所蔽而夫人所以助其夫  
督其子者如此豈婦人之智所及哉達甫與弟厚甫  
並以文材知名達甫猶為學官弟子厚甫僅舉於鄉  
人皆歎其屈夫人不以閔其子蓋知其足以有立而  
必有待也二子常以不給於養為戚夫人顧謂曰吾

從而父為令力足以得財而以貧終其身是吾安而  
父之介也今乃以養故戚而輩耶居常儉衣菲食以  
自勤如舊處約絕不以撓意遇其有時人方以急來  
歸已者輒為之出至無所餘其後不復銜以為德也  
接撫內外宗姻之屬無老少親踈不違於禮而恩意  
有加其懇惻咻煦於人如恐不及而歛飭端一動有  
儀法雖懷附依戴未嘗不式其肅也南溪公沒持其  
家法益篤老而不憊女子適人多顯者所出男子日  
以盛長夫人以慈誨為之尊不獨其齒分然也愛其  
庶子天紀甚曰是其母異而子少吾愛之宜加於前

溪公之在乃如公之在耳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已  
酉屬疾候者環狀夫人力視之曰時至當去徒哭無  
益其為送我耶嗚呼何其明於志而不亂於終也盖  
年七十有一卒之明年十二月其子將奉以祔于姑  
而合南溪公之域窆焉哭而拜語予曰天衢天釵不  
肖謹身力學庶不殞先孺人之教顧窮阨坎躓未有  
以顯先孺人也惟孺人之行宜有以述以其存勉不  
肖以聽先生之說今其塋知欲得先生之文也某游  
于達甫兄弟而聞夫人之賢詳矣於法應銘其可辭  
銘曰

寶林之岡賢人所藏惟其配之其德與方

十妻 實筍江潘翁暨配方氏墓誌銘

翁潘姓名泗德教其字娶方氏高祖仲弦曾祖文顯  
祖永貴父世瞻皆不仕世瞻生子四人其季翁也翁  
生於成化丙申生六十有三年而卒為嘉靖戊戌方  
氏後翁二年生而先翁五年卒則為成化戊戌與嘉  
靖癸巳也子三人實寬實早卒而有子女各一人寬  
六子三女子皆使讀書其長者多為學官子弟潘氏  
之世將益大竭力盡志卜地甚吉作窆甚固以塋父  
母者寬也塋之日為嘉靖丙午九月二十八日墓在

兩安縣二十都月半山之原坐戌而向辰未塋前一  
月寬持吾友尤見洲君狀且介尤君來乞銘予少時  
與實同學舍從師雖未定交然追奇其才而早死意  
常悲之潘氏之世既大子女聘嫁皆名家與予家相  
聯綴呼為姻戚寬能卑身蹈禮以見於予其詞甚愿  
而但惻予固不能辭而寬之詞有及其兄實者曰以  
亡兄之志使其在必得志力足以累公今雖已死使  
其有知亦必以是累公也予聞而益悲益不得辭而  
翁有二女其一以歸陳紫峰先生琛之介子紫峰以  
德學自高於俗寡好顧甚好翁不獨為姻婭故使紫

峰先生在固當銘翁是翁終必得名筆塋也予文烏  
能固辭既志之如此併為論而銘之銘曰予嘗  
予觀世之有家而興者莫不有賢夫婦焉蓋鮮有偏  
舉而能獨成者也若潘翁與其妻方氏亦其人已翁  
性坦夷喜施而方氏警慧度事出費翁善為不疑方  
氏巧於前億其於一家之治相勞於初而偕享於末  
兩勤以積而並食其報如薦藜之必獲崇比先俟而  
後收不爽厥謀良亦賢哉且非獨兼舉又有相濟之  
功焉大畜而無散則人莫之附然多與而不節將有  
難繼之憂好猜而不情則人莫之任然過信而無權  
將有易欺之患而潘氏夫婦各致其長以力於生宜  
其少敗而終成也是二人凡民也其用之一家小道  
也以予論之如此豈不有可觀者哉

淑閒吳氏墓誌銘

嗟乎世衰倫廢而兄弟之恩缺人各有心彼此垂向  
如張駢肅之弓翻其相反豈獨其人之罪哉亦敗於  
室中之多構蔽於惑而害其好也雖以姜肱之篤行  
繆彤之至性猶不能無畏於是况他人乎以吾所見  
鄉人兄弟之篤如尤懷樸公琮與其弟璋衰世之僅  
得者也今得其子麒述其母淑閒吳氏之事行而知

尤公能友於其弟蓋有所助云淑閒尤公室也善順其夫曾不以意志相違異非徒色語無忤而已尤公兄弟共炊而食自勞其身轉貨浮巨海出東方歐駱鄖甬之墟授弟其柄使握家政淑閒盡歛公所轉贏金與他財物置篋緘以一鑰持鑰牡界媪氏使恣出入不問其何所為也方其豐時一門衣食饒沃獨儉已為倡不以共財故有所溢費以自快其後尤公轉貨漸折家無所入益困淑閒未嘗貌愠或追過豐時誰所出入有不實也故尤公於兄弟之好終其身不敗淑閒尤能事其姑而迎其夫之意自買妾以侑其寢生子麟撫之如麒麟於某友也故知其母之善確而不誣於其壑來乞銘義不能辭况其善可銘也乃諾而銘之淑閒生成化丙申年七月初三日卒嘉靖壬寅年十一月初五日年六十有七而以丙午年七月二十八日祔于尤公之兆其子孫生出兆域背向吾友荏君采志懷樸公之壑具矣銘曰量外善其其分割以為能家離閒以為善內教不行於中閨習久昏於此世胡不視乎斯人庶有泚而知悔我銘其幽其貽其誨

冠帶散官涂翁墓誌銘

由臨漳門西出曰荀江闌北闌聯突烟起於屋雷東  
西行者騎躡蹄輿憂轂有橋翼然橫江如垂虹飲漢  
縱東西以達其輿圮繫人利病可觀也每橋圮首事  
鳩財以佐官召役使圮者治行者不病役訖螭拏龜  
蹲載等碣以記不忘鐫題石後曰倡義董役者老某  
則涂慄齋翁紹也歲饑人餓瘠道死官為勸分聚米  
煮粥活之出米多受獎則又涂翁也縣官度經費不  
足懸格募人出錢計其多寡予散官大小以酬之人  
皆惜錢莫肯應格佐縣官勇赴不吝出錢多得予散  
官七品給賜冠衣以別鄉人則又涂翁也翁本由貧  
起富以蓄發貧度事出費不妄捐一介至所當為能  
不嗇如此戎籍有涂伯堅者不知誰姓戶已絕名猶  
繫籍中仇人指以誣翁之族曰是為伯堅之涂當勾  
丁應籍以從伍族人咋齒彈指相視莫知所為翁跳  
身獨出鳴于官仇故勁敵不肯服淹三歲乃決費至  
數百金族人未嘗捐銖髮其不嗇於所當為此尤著  
可記也晚歲自營墓地于槐市山之原或謂翁康疆  
無艾胡遽謀此子孫多而材何至自為此翁應之曰  
恒言人生百歲然世何常見百歲人即百歲亦必死  
吾之為此非憂子孫不能塋我所以曉世之不知命



者自是盡棄生事以產業分其子留田數畝衣食其中節縮移用寬然有餘意怡如也老而耳目聰明形氣不倦比卒猶炯然悅豫無呻呼砭餌沉綿枕席之苦茲所謂以天年終者予嘗與之孫思謙游思謙來乞銘銘以葬曰吾祖也賢翁之子淳孫謹夫復因友人求通於予來趣銘曰吾父祖也賢其急於不泯其親而知所託以盡其無已之情事世之庸子頑孫視之良愧翁可為不沒矣予既不忍拒淳等之意而翁之賢有可思者故諾其請銘曰

時所謂富者以纖細致美深有味於細也有寧死不苟擲一錢又握利權久日營足赴惟恐有失如沐漆染膩終身不能釋去貧苦日長而富者患歲之促聞人言死掩耳不肯聽翁皆反之茲其所以為賢與

廣東巡檢涂靜軒墓誌銘

又悲翁父也

予一日從游野外至窰市登所謂槐市山者同盤隴逗茂林繁薄之間有城佳哉後墓而前廬直欵其肩入門門內闈外植石為表題曰涂慄齋翁壽域洎子靜軒公之壙涉堂歷階主人深衣練冠而出揖乃予嘗所與游涂君思謙益夫也予曰君之親塋耶乃倚墓廬而居也益夫曰未也吾祖卜此以待曰樂哉斯

丘冢子吾甚愛之又長也不宜遠我死則淵也從我  
冢婦朱氏從吾妻塋焉淵先人之諱而號靜軒者也  
先人歿十年矣以吾祖之命不敢他塋以吾祖之存  
而不忍前塋也謙也聞之未塋服不變而吾祖之存  
也故為是衣冠以處手植墓木日護月撫見其茂長  
躬治堂寢朝羹夕除勿使穢蔓所以用勞於吾祖而  
致哀於亡父也且亡父之志有甚足悲者父少魁岸  
負竒氣不樂為齊氓期以功名自顯閉戶讀誦窮日  
夜不輟至懸髮屋梁以警睡其自苦如此然輒試輒  
黜慚沮發憤怒罵擲研裂卷棄去從掾史得一官為

廣東梁家沙巡檢戴冠束帶歸拜親於庭下意殊歎  
吾祖望見冠衣儼然官人也為發笑見齒父始稍降  
慚憤曰亦足博吾親一笑矣其為梁家沙及再除神  
安鎮譏禦非常之外不邏索人一錢曰小官何足為  
名聊以明吾本志俛而就此者不樂為齊氓耳非沮  
卑冗以牟纖細者也晚學為詩不甚求工解亦以自  
別他掾事刀筆而不曉文墨者尤破去岸幅好傾盡  
與人為歡若恐人知其為是官然此其足悲也予重  
益夫之詞有禮而能言其父別去踰年而益夫衰衣  
俟門容感詞哀拜而不起曰吾祖與父今將同歸於

此土矣吾父之志不能以儒業顯卒由掾途知其抱  
慚憤以至沒也思謙不肯又無以發先人之志而慰  
地下之知惟得大人君子書其姓名納之幽為足以  
塞其慙而蠲其憤日夜念此至熟必以累先生矣且  
辱志吾祖之塋敢并請予不得辭乃一日而銘涂氏  
父子兩世銘曰

瞻彼墓矣其位而碩形魄沈墨維此之宅瞻視廬矣  
既覩且嚮魂氣清揚茲游之鄉神之游斯父前子隨  
坐耶立耶優乎有儀其呼其唯豈曰無知式燕爾後  
惟慈及孝薦藜寔勤滅裂匪報視此銘詞不尚有詔

居易黃處士墓誌銘

公名鎰字允諧別號居易少嘗有志於仕矣故以舉  
子業游邑庠其業不以趨時而以適已進退得失不  
攖於心卒以棄去見者謂為鈍惰困於材力而自止  
不知其好有所不存也所居不離家室而非溺於內  
行不越市肆而無所求於外世之所謂聲名勢柄通  
顯芬華瘞身殫力爭攫惟恐不獲決性命而不止者  
皆無意於其間頽然自放以酒為娛足以畢一日而  
已日畢一日以至於老族姓尊卑長少鄉人貴賤賢  
不肖與之偕無不盡意有酒必請公飲飲必為之醉

醉中無僭忒之容游誕之語容益醇語益真以酒飲  
公者見其如此以為意愜日與人接而無有一人怨  
戮亦無刺刺媿媿為厚者於機變權數漠如也予嘗  
愛莊生醉者墮車而神不傷之說然彼所謂全於酒  
者喻也如王無功阮嗣宗之流誠所謂以酒自全者  
彼猶有所托以逃其跡而混其不能平之心如韓退  
之所論非真有得於酒者也以其材氣之奇傑文采  
之超卓有聞於後有逃世之名而亦有敗俗之誚公  
渾然愉恬不斲其真名誚兩泯麴蘖之旨真為我得  
豈不全與彼奇傑超卓者又何羨也然使公之才氣

文采有以自振必且驚於世之所爭而天者且不得  
全是則人之所不足於公者乃公之所不欲也公姓  
黃氏其始祖真為元司令自朔漢來籍於泉州之南  
安縣高祖妃保曾祖先生皆不仕父傳為寶州判官  
公其第五子也娶王氏其之姑先公卒吾弟惟中銘  
其墓繼娶余氏亦先卒再娶許氏有子六人苞苗萼  
蓮藻荇女三人苞蓮蚤卒苞娶趙生守敬萼娶潘生  
守禮繼娶洪生守貞守大女長適張視次適陳拱宿  
三適蔣廷填皆王氏出苗娶陳生守謙繼娶徐蓮娶  
王無子側室陳氏出藻聘蔡荇未冠繼室許氏出生

成化戊戌正月十六日卒嘉靖乙巳八月初一日而  
以丁未十一月十四日偕王孺人葬于二十都王  
山之原而余氏合焉銘曰  
來則寓名於生去則取號於死有所謂寄於此者方  
歸於彼胡去之悲而來之喜惟其生之不憂庶其死  
之無悔

雙泉處士楊君墓誌銘

君諱希憲字思翁其卒且葬而君之配石氏先卒葬  
于縣之塘尾山至是合焉君有子四人賢而知學者  
曰春芳續芳皆庠生與余游將乞銘以葬君卒嘉靖

丁未正月五日葬之日為三月九日几筵之奠未徹  
也二生乃屬其叔思和君來道其乞銘之意甚悲余  
方以不知死者為解比往弔二生頓顙於筵側久而  
后起哭而言曰微先生之銘孤等其無以葬吾父余  
為之傷許之於喪次歸而按思和君之狀與余所聞  
不謬可信也君性豪爽敏辨有口居衆人中遇有所  
談衆人方誼君談脫口誼者驟息以其言適機繁人  
莫能易也君敏如是顧善為韜藏周慎不欲以所長  
加人楊姓著於州而君父楓山公為德國左相君固  
不為張出入居處絕去宦家藩飾宅臨通衢車馬填

軋獨宴處一室往來微游紛華漠如也相國公在官  
所宅門長閉升其堂闕若無人或竊從戶隙窺之徒  
見一榻偃仰旁無侍者以此終日晚營楓山別業俟  
相國公倦歸屋宇締構整而不麗草木藝植有列日  
游其間與人益踈而庭內事無纖鉅皆出意畫錙銖  
不漏一布袍數十年非敝不改為食未嘗肉也菲惡  
非徒為愛其微旨要以貽後裔永使不近於靡敗肉  
食帛衣古所以奉高年輔體悅口之具雖庶人得享  
之而不為踰也君既老猶然諸子竊制美饌輕裘敬  
進之固屏不御曰吾性固然至其資諸子游學交聘  
之費與接賓客治祭享未嘗不豐其好義急困時有  
所捐予不為齷齪顧吝有世之富者不能為也其自  
言性固然固性然耶昔相國公以經學名一時蔡虛  
齋先生高弟數人其一曰楊孟洪是也君既以疾不  
能讀父書居常愧焉因以父書授四子而二生獨賢  
能讀相國公書君益資遣使就時師之能為虛齋學  
者二生文聲日起學官高第弟子名二生君意不能  
無望二生宦達當身見之以為榮然知其有時亦不  
戚戚也二生所為屬銘於余其意不能無恨不及當  
君之身宦達痛無以顯其父而欲有所託也然君行

年六十四而有四子二女四孫長子三子二生也次子庭實末子庭楠雖不讀相國公書並謹愿有家法婿孫振宗邑庠生各與二生埒王夢周宦家子居人世而情事如此其卒宜無不滿意而思和君而速銘又謂余曰兄陳宜人所出麟母王宜人兄繼母也兄事之如實出兄愛麟如實同出今其死不獨麟有喪兄之愛王宜人尤抱亡子之悼也嗚呼君於內行如是尤宜銘銘曰

陳澹齋先生墓誌銘

陳氏有姓於晉江自其曾祖順從外家徙通州而籍於泉州衛其始著籍從所壻之家為武氏順子二人長成由千戶累起戰功為都指揮僉事次忠以文學高等為學官弟子忠生錢塘教諭恪軒公寧勉義有德為賢師儒歿後諸生思其教請祀於學教諭公生歸安知縣朴齋公及先生歸安公與先生始反其姓之本為陳氏陳氏雖徙未遠都指揮公以壯畧英特開闢金閩錢塘與歸安公及先生以儒業浚身教家陳氏遂望於泉陳姓行方新人稱之未習泉人口熟

猶多言武氏云陳之為泉望不獨門閥尤以兄弟友  
愛名其家公從歸安公學事以父師終其身歸安公  
先五齡耳齒髮差池斑白相亞於行則隨於坐則侍  
唯諾肅如也聲柔氣下竟日不見齒進退視所謂不  
敢以意主久速見者始恠為矯已見其造次無變迨  
老如一日感慕以為不可能嗟嘆內愧而已趨其兄  
之事必在已先視其兄子之疾休必在兄後佐其兄  
治嫂與姪之壅謀吉卜善必勝於自壅其妻歸安公  
罷歸善殖產貲高郡中先生舍內常空甌儲瓶蓄蕭  
然自足無幾徵望其兄兄亦樂其弟之甘貧不益以  
財以恩其趣時人兩賢之事母張孺人尤謹旦暮居  
起之適衣薄厚寒暖飲食溫清多少所宜以志逆為  
之節無一失所欲每察色笑得意向不待聲之及母  
固愛少而先生尤懼其心嘗潛行覘先生爨廩庖庫  
欲得其所不足以謂其兄先生輒曉所行行輒從曲  
為有餘以示無所急孺人竟不得所言事姊如兄喪  
之哀甚竭其情歲時甥祭其母先生當期而往久之  
無所懈兩女弟皆為士人妻愛其士人如弟先生既  
好學二士人皆有文而又女弟夫也相與懇款特至  
惇惇怡怡有知其為兄弟之姻者恠其似朋友但知



其為朋友之好者又恠其似兄弟也諸甥皆才事其舅加於母之存二士人皆繼室歲中之先生之家十九而一之繼室之家蓋先生所以感之歸安公生徒數十人多異才先生常以文最其列噐於兄甚同學咸伏無譽第之嫌累試有司無所合頽然在後生間頗不樂而值東宮需澤賜諸學官弟子高等屢試不第者冠服復其身先生欣然曰時方違我我且舍時栖栖乎何為營君之賜而老焉其可也遂蹈舞受詔拜賜歸安公勉之不能止既隱不復着賜服婆娑中履歸安公每命之服先生曰負恃所有而不榮君賜是士也驕吾不敢果以為榮而忘吾故母乃陋乎歸安公嘉歎之先生於兄有違者勉之使不冠服而冠服既命之冠服而不冠服然兄不以為違也先生闇然修飭無事皎皎襟術之為光暉內映於世之紛華澹如也故以澹名其齋家人未嘗聞疾聲呵譴不至於減獲謀於人不隱所長施於人不答不責其稱與人交能敬久不為衰才智出已下者尤貶已下之其有顯者不為曲陰有所求也為善以足其性而已深自覆匿惟恐有知其學深於古其才足以有為於世世皆莫之知惟孝弟之行以其積而不可掩雖重

為覆匿卒徹於聞昔孔子論士以宗黨稱孝弟者為  
次然列士之品三而是為之次顧不難與先生才守  
既以不遇又匿不自著某獨述其孝弟有聞者以志  
先生之終嗟乎是亦孔子之所謂士矣不亦難哉先  
生名尚謙字正夫配莊氏生子諤娶傅氏生子元孫  
女二人長適朱液次歸某封恭人劉氏生子詵娶侯  
氏生子英孫妾劉氏生子詢女二人適庠生林益明  
其一尚幼生於成化癸卯十一月十二日卒於嘉靖  
甲辰二月二十三日以丁未十一月二十五日塋於  
三十二都徐倉里之原某為之銘銘曰  
有衣於此聚其表而繡其內觀之者以為無有而知  
之者以為晦其可得而晦者晦矣其不可得而晦者  
益章於外惟其晦之而益章斯吾銘之不愧

莊孺人墓誌銘

澹齋陳先生之配靜順莊孺人以正德丁丑九月八  
日卒年三十有二嘉靖壬辰日長至澹齋厝之東郊  
皇山至是其子諤啓封奉而合澹齋之域塋焉莊氏  
之先有官少師名夏者以文學論議出入兩制為宋  
名臣始自永春徙晉江賜第建坊御書其額曰名從  
今其坊圯而故宅猶存人目其家不曰宅而曰府以

尊異之世次冠紳承代不絕於宋元間國朝贈文  
林郎大理評事公士明孺人高祖也廣西按察司僉  
事公琛曾祖也德慶州判官公楷祖也安陸縣知縣  
公熙父也莊氏世詩書安陸公清約恬慤立家有禮  
孺人習其教不近於驕華其歸澹齋井曰饒煬滌浣  
之事必親不以生於貴憚苦不堪也慧敏足以輔家  
政澹齋内外事謀於室嘗獲顧未嘗自以為儀有所  
適主可否取與也於内外事微夫之命不敢行澹齋  
性孝而母張孺人嚴孺人在姑左右聲色無所違姑  
悅其敬順謂子之能夫也勉而事我久之益篤未有  
難者悅甚曰是婦之孝也其性與及其卒夫哀其無  
助姑哀其無以事我者哭之甚悲澹齋求續室事者  
於媒氏必問曰如莊孺人孝謹乃可求久之卒無能  
如孺人者澹齋竟以無室終其身澹齋之不室非以  
為思也然以求其似者而至於不得有室則孺人之  
賢有可思也澹齋嘗謂某言昔先大夫以某之名通  
於陳以求婚澹齋謀諸孺人曰觀王先生之端亮明  
剴必能教子其子必材澹齋決於其口而以次女許  
焉蓋先大夫與澹齋友孺人竊從屏間聽其談辯知  
之耳其慧敏足以有輔推此可觀也今其女以夫貴

屢封為恭人而孺人不及見已孺人當塋吾恭人以足疾卧不能與祖莫流涕沾枕席頓首於褥間以屬予曰其為吾母銘予壻於陳聞孺人之言信可銘不獨以吾恭人之痛也銘曰

以偕藏魂乎寧此其勿傷

王室顧氏墓誌銘

吾季父少渠公持家甚密家人於事不白不得行雖細碎亦然某以諸子從容侍公問曰大人不勞乎公愀然曰惡而不勞顧久習亦忘矣然孰使吾如此習

者因泫然垂泣曰而叔母之在吾日與相好者遊越宿踰時而不還而門戶啓閉不失節減獲有職不惰食親賓歲時吉凶之好問贈賻輕重豐儉莫為之制輒得吾意客在堂當為酒饌與樂吾坐不起語傳入內頃之具治客必樂而後去有內如是吾雖欲習於勞惡乎而習之今雖欲不習惡得而不習因指其室謂某吾與之作是室也所知者材木之美惡工力之怠勤而錢米出入之數勿庸知也嗟乎孰使吾如此習者而惡得不念吾又有愧焉始吾為舉子業功倍而事左志苦而命仇吾方憲必有美詞吾且倦必有

戒語吾為之慰且激恙不至怒倦不至廢今吾老而  
休矣其歿雖久慰激之言猶可記愧負其意也蓋吾  
叔母歿二十五年其子敬中始克贄吾季父治域於  
錢埔山之原而卜嘉靖丁未十二月十四之吉以塋  
涕泣請曰母歿於癸未五月初七日敬中生五年耳  
既不能知母之事行學而未成干時而不遇又未有  
以為母榮敬中其為不孝人矣吾兄其哀之使吾母  
有聞也叔母之歿予亦少然以季父之言如此夫其  
佐夫之家而其出用當於事勉夫之學而其處義狗  
乎命不謂賢而可銘乎叔母出顧氏十七而歸吾季  
父經三十三而卒今少司徒顧新山公實其伯父宜  
得其重以為藏老不志少尊不志卑禮也於是司徒  
公為告上以奠其窆而某銘其藏銘曰  
其夫之思其子之材姪也銘之無年乎奚哀

其夫之思其子之林致也... 公為奇士必其其也... 其夫之思其子之林致也... 公為奇士必其其也... 其夫之思其子之林致也... 公為奇士必其其也...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誌銘

張禾山公墓誌銘

予昔以試事侯廣行掠清遠程鄉之疆問為邑可記  
為誰莫不曰正德間張知縣賢莫能為其後予各其  
名記焉及以叅議至江西謁入張公也貌莊而不矜  
笑語豁宕矩法肅如問所以治縣使後莫能為如何  
公答以心誠在民隨事盡力耳其所為發擿伏隱撫  
兇誅慙方畧人驚為神遜不言也顧長者不敢質比  
訪其居環堵蕭然雖以貴體若約如寒士遇鄉人恭

而情素披見勉善諭非如已得失南昌人言鄉先生之賢又曰張公也予既間居一日公之子祠部君自京師寓書山中曰先公將葬非先生銘不敢葬予發書涕出公其已矣聞訃不及凶不能寓弔敬按其弟大理公鏊之狀叙而志之公名卿字敬之高祖希孟曾祖簡明祖英賢世以愿朴濟至封主事公益喜儒業生公與弟鎰錢及大理公鏊張氏有姓於南昌徙自臨川百五十年無顯者及至以貴封其父記為主事教其弟與子皆貴大理公德學為當代名卿能狀公之行事以傳子綿以問學清修為禮官有公輔之望又資二仲弟使各以其勞力取官南昌言氏族張氏在甲乙其前亢後貽由公力也公始為舉子學以講究歸趣為主文能達其所言而該洽群書尤號瞻博張東白先生一見其文異之曰英賢有後東白於公之祖友也督學邵二泉公試寘高等辛酉舉于鄉為親謀祿以壬戌乙榜銓授岳州訓導正席講難士駭所未聞異舍及外庠士皆相戒來就張師講舍不能容作為講義使博寫轉相授其教不專為課尤約以禮法躬自為率及公門者多以知名擢知清遠縣清遠最號難治公至即罷絕餽例示不可撓剔求縣

蠹弊盡得其根節穴竇芟伐掃室豪胥黠史咋舌不  
敢動厨傳不飭賓至使無饑而已賓亦知公在邑菲  
惡自苦不敢他望或有起敬者而三司公人往來多  
倚總督大臣中官勲貴之重孤託邀索過他邑張甚  
入清遠界加肅公以例給之公人亦自喜曰謹如例  
省費視舊十八民有賣子輸均平錢公出俸贖界之  
罷其輸邑故置廠權鹽奸商徃徃匿詭規利公受檄  
視權與為期法毫髮不得漏群訐臺史幾以憾公公  
不為變商卒不得售奸軍餉倍增興學教士獎誨有  
方每值倥惚其為諸士談經校藝輒盡所長觀者第  
見其暇豫是時盜起程鄉僭擬名號衆且數萬江西  
福建屬邑皆被燬掠大兵徂征俘獲日至而盜不衰  
都御史林公庭選議非得良令牧之相宜誅撫兵勤  
未已乃奏易公程鄉清遠人爭于督府奏下爭莫能  
得怨歎自失公請督府罷兵從吏士數輩抵賊壘賊  
固聞公名不敢迫公開諭禍福設兩端如是則生全  
保有父母妻子不則戮死衆心動有泣者居數日賊  
魁鍾萬璉傳時玉饗公盛陳兵衛出所掠珍玩侑千  
金為壽公取珍玩碎之而麾其金曰若等方營為農  
生業顧懷寶以賈罪耶金可以買牛買田器為衣食



資若等宜自懷之賊相顧驚喜如獲賜公咲指諸兵  
衛目其魁曰陳此何為魁與其黨伏拜曰顧如公教  
棄刃狼藉呼聲喧谿谷為留一月夷保隳障藉其丁  
壯老幼婦女四千人散遣之條畫使耕田築室各有  
寧宇邑目其民曰新民林公得報大喜謂諸司曰興  
師十萬不如易張令一符久之或有竊發發則以計  
縛之便得民戶不夜閉省刑薄歛諸所綏附如清遠  
而誘督士者以問學尤加意雖新民子弟多彬彬向  
風矣以政最拜南京刑部主事歷負外郎中各法綜  
練明而能斷同官多從公咨議一時以為法師有大  
刑獄尚書非問張郎中莫能決而公遇事好諍劄侃  
不阿權貴無所得請積有忌者遂致其官歸空囊至  
家或為公不堪公慨然無愠容然公教一郡令二邑  
去皆見思尸祝不廢事在名宦之志即使都大位饗  
重祿尊顯膺厚而無稱於時所得孰為多少公性至  
孝自始學以至宦歸事封主事公及妣安人某氏隨  
力豐歎養必竭情立家以清儉詳厚為法而婚喪葬  
祭必考於禮子弟遵之家法名於郡中年六十有七  
而歿于長統金鄉縣丞次綬太學生季祠部君也女  
適湛騰起玉緝曾一鳴孫男女九人公之既歿大理

公方以叅知旬宣嶺南清遠程鄉之民群走叅知庭  
下問故舉聲哭退而哭於其祠盡哀祠部君始為主  
事聞訃於官岳州之士在都下會哭主事之筵人孰  
不死孰如公死而哀嗚呼是其可銘塋之日為嘉靖  
庚午六月之吉墳在錦山之陽銘曰  
世降材難吏失職維繫手足窘徽纏寄權胥史若厮  
後居常茫不措一晝况仍凋荒乘盜賊有以口舌代  
芒鏘片言脫口萬申釋呼還流亡起枯瘠生蕃殖阜  
出俄刻孰始厥績監在昔膠東渤海舍誰匹后欲論  
著存吏則有徵其不在斯石

張孺人墓誌銘

貞順孺人張氏趙府長史徐浯溪公榮之配也嘉靖  
甲辰六月二十日卒其子用賓以戊申十月十三日  
塋焉而與浯溪公公合徐公有美才氣韻絕群失當事  
者意由南京戶部主事出為長史於趙府志不欲往  
公之父長者愿而謹以問公是官吏却注擬誰與命  
者公曰固上命之耳父曰而欲不往得母不足於  
上命耶公慄然行是時孺人屬疾蕭然卧褥間度起  
無日能不以舅之言為病已尤力自忍約於墮綿憊  
苦之頃不使少見懼夫之行因已濡繫而不勇則為

替父之教而歎。上之命夫其無崇顯之可懷與。撫厚之可賴而不肯以甚疾見危以濡其行誠知命之難廢而教之不可渝也。汝墳大夫之妻貴為命婦而躬循防取薪之役非徒自執其勞將以明君子之賢而處勤勞之職為非其事知其君子甚勞猶以孔邇之父母致其敦勉之意欲其念之而無得罪雖出於憂思之深而所以勸勉之者如此其正後之講者欽其志遠而義高以為杖杜言我心傷悲伯兮詠其心首疾專於情感而乏德義之誠序其詩者以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然而托伐枚以譏職斥如微

以詆政尚不能不為其君子怨而彼其別也靡甚危之疾而有既見之望而其思之猶匹於調饑由是以推而知孺人之行信可賢也。浯溪公少有文早舉于鄉得第獨晚凡七上春官馳驅往來二十年間孺人多獨居無杖杜之傷伯兮之疾其於事上畜下男室女家為之具適其理敬而不憊慈而不狎侈不病財儉不侵禮非獨能勉其君子尤有以助之使無顧於後而樂於在外所以攝其君子而為於其家若出其意誠其自為之而皆無以易也。嗚呼又可謂賢已某稚時實從浯溪公受春秋讀而與孺人之弟天衢天

叙為友因得拜孺人之父母南溪公與黃太孺人孺人之子娶故尚寶李竹坡公女又吾母太宜人之妹也今其塋某宜為銘銘曰  
惟婦能閔其懷之恒猶列於詩以發乎情閔且能勉維德之行厥勉其外孰治其內其明其翼儀德克對有傾頌人其善靡悔最厥令美于風有光今其潛矣孰畱其彰婉詩以傳有銘者藏

贈惠州府推官李坦菴公墓誌銘

今制封贈之典雖不間內外然從宦於外者十不能得一循沿以為故常仕者病焉近歲建安李公默為

司封始議釐正外官滿考而功狀明著即以予之如京官於是得者十三四某待罪司封又申議行之益廣自余為司封未閱歲而奏上外官之宜褒贈其親者殆數十人皆得報可始余申前議謂是亦所以答外臣之勞慰其為子孫之思而均天子之澤於無間顧未思其為親者之可封與贈如何也以今為吾友人李靜甫君銘其父坦菴公之墓而有感焉夫因其子若孫之勞念而答之而以其子孫之官命其為祖父者烏有所擇於賢不肖要直以為恩耳蓋亦有賢而可封與贈者焉固議者之所不及而制之所不得

異也李公所謂賢而可贈者也嘉靖二十七年某月  
李君以惠州推官滿考上最考功署其考曰廉謹明  
恕司封得考功所核功狀奏以李仁父李弼贈惠州  
推官任氏封孺人制曰可於是距嘉靖十九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公卒蓋八年矣李君卜西安壙山之原  
以二十八年某月某日塋焉題其阡曰贈惠州府推  
官李公之墓而來乞銘墓之文李君始通仕籍佐郡  
理刑以廉明受寵為其親身後之榮某為銘不可不  
侈其盛以昭上賜而坦菴賢者也故既詳叙得贈之  
由而復志其所謂賢者公於治生常執義以馭利其  
歛發舉廢與人同計而所入獨薄蓋義不為巧求險  
取不知者徒見謂計數不足公曉其然則推而委之  
於命以混於不知者不欲自章其為義不富也其用  
意如此雖其不足而好憫人之急其濟調所及充其  
分之所止與財之所得為而已無越思也與鄉人居  
退然自約不敢以所能加人其開敏強幹亦莫能掩  
爭者來就決面譙之以其非是卒不得怨而以事即  
謀者畫其然否授之後常中也所居面學宮每誠諸  
子曰室休庭立當有官墻在目無待出門睹其藐煥  
然乃起敬也視諸子讀書旦夜課業必得其多寡生

熟之數為喜怒勸董之節嗇口腹蔬食自充而已至  
其子所與游有文學氣誼交勉為益者輒自撰具食  
之如恐不飽不難為費也故其子皆才長惠州君也  
其次敬素貞業素與業皆為學官弟子公字世伯父  
崇景母丁氏皆早世公以孤幼起家竟致昌蕃教其  
子有成今其歿名在司封詞臣撰其美以賁之幽其  
有位之儀物以塋其亦可銘銘曰  
滅裂之耕亦得共報匪狩匪田孰牂生與勤修于冥  
厥獲孔昭躬之未逢後則可要其要伊何君最臣考  
曰胡有子有生可教煌煌命章以錫以疇其歿雖遠  
俾克有耀維命不僭孰謁孰禱我銘斯幽維以為告

池州知府曾慚溪公墓誌銘

嘉靖七年徵天下推官知縣在職效著而資及者備  
臺諫之選殆百人而公名在十人之間比選為臺諫  
名在第二方是時治具恢張論議昌行有得人之譽  
公名冠其前居後者無敢鞅望不滿於時以順德知  
縣徵 廷授為禮科給事中公是也公會姓名仲魁  
字斯達以嘉靖癸未進士領邑適歲饑路有殍啗其  
抹貸之法開廩發粟勸分平糶煮粥和藥皆人所能  
為而所出有濟餓者飽羸者起則公所獨能人有不

能及也邑並山海之險宿偷蟠結穴深藪密商旅晝  
梗民之畜聚不敢在野公蕩窟覆巢使民露積田間  
行者齋重物可以夜出其所為法在募精兵除戎器  
使謹候徼而已他邑莫不相效為之而賊發必得卒  
伍之勇用以得賊而不以虐民則公所獨能他邑莫  
曉何道致然公又濶舒自信非挾數舞智為開闔張  
歛如世所謂能者亦其坦闡真惻有以得人之力而  
盡人之情也民既安富乃為畫便與利使可垂久曰  
縣令數吏人各有才吾不敢保後人不能易要當與  
民為百年之計耳其立社倉建社學所為歛散主鑰

置籍與教之訓誦課業儀節具有條式今尚行於邑  
公於為政如此其在言路務在存體開誠不慕孑孑  
之行嘗謂今既未能曲盡孚信以冀感悟則大者固  
未可言而摘發小故攻訐細隱以賣直聲吾甚耻焉  
惟隨事盡力不為無補耳其監在京庫局東南百物  
之貢角羽齒革錦綺繒纈粟米茶荈金漆蠶石充備  
尚方服噐食飲好玩頒賜出於三農嬪婦之所生治  
虞衡林藪之所飭化皆竭人力之良而當主以內寺  
官府乖隔民輦輸入宮主者求賄無藝賄且半輸物  
公剔刷蠹本芽拮拚折省民賄以萬計主者夜懷金

手突入謁祈少寬弛公正色曰吾以上聞者若死矣  
吾貸若死監法終不可弛也其人慚悚躍馬去退則  
涕泣私語曰曾給事貸吾死吾誠謬悖自今不洗手  
奉公所為法非人也始民以役當輸官貢皆相恐以  
破產則廣哀歛他戶以充賄名為泛費公監之所省  
既多乃議今歲所省泛費既難以却還他戶役者免  
破產足矣而使以賄餘為家則主者亦不能平也乃  
徵其半入官而行下所司盡罷以後汎費其釐革弊  
事詳整有要皆以其事言令不具載此公所謂隨事  
盡力者也方寺人懷金時苦遽以聞寺人必得罪其

黨必且深怒交怨謀所以相挽監法未必行而民未  
必得省也公能使已不汗人免於罪而事克集則子  
子者何所濟焉滿考拜禮科左給事中奉詔冊往使  
靖江王府冊其王還朝遷嘉興府知府以母老乞終  
養上優許之母喪畢起復為池州郡介江而並畿內  
賓主厨傳與夫苞苴以交際畿貴當勉與江南諸大  
郡齒公憫郡瘠而民不堪一切罷之且自以老諫臣  
典郡當悉意番民有以報塞義不欲專修文養交為  
自容稍革郡之舊事別置條法使可遵守而畿內諸  
新貴人頗相指目為迂濶而自尊大也會御史陳姓



者以巡江歲滿檄取紙筆費於池州公曰吾知為民  
太守不知為御史胥史也御史恙曰太守慢我上疏  
論公吏部持其論而論者方奏事至京師爭之益力  
考功懼拂其意遂罷公以徇之蓋公在郡十餘月耳  
減否之論廢置之柄所以馭賢不肖而御史以自快  
其私吏部以徇人之私使其施於不肖猶害於政况  
其所論罷者乃賢也嗚呼可畏哉公既歸深簡自重  
罕與客接堂上絕無人跡賓座塵沒寸許子姓歲時  
起居中堂領之而已監司郡邑大夫加禮慰問亦不  
報焚香讀書不求為精博聊以陶性間寫為詩亦不  
務工而趣致蕭雅冲然可誦雖獨居一室鄉人利病  
講畫周盡移書其長老知義者使率子弟隨分為之  
要於俗化有助所及者小而其風誼遠矣三衢程侯  
為泉州雅以韻度自高好賢有禮命駕訪公賦詩投  
贈顯相欽慕意屬有勵表公竟不至郡報謝程侯甚  
以為得也人士由是高程侯而以為公榮公素多疾  
然歛飭莊欽無懈惰之容器宏神裕絕不見暴遽統  
切其用意篤厚在人倫風教之間不為負於冥冥非  
貌為惇洽而情不至者也宜其見祐於神明故雖多  
疾而享年不淺以嘉靖戊申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

有八矣封孺人蔡氏先公卒竟不娶而以側室詹氏  
攝宗事女七人嫁黃彥欽陳敦豫李楠黃槐伍教申  
李維鉉陳選子宗孔卜以己酉十二月十九日奉公  
塋于蓮湖山之北與蔡孺人合而來乞銘某大母公  
之姑也公少孤吾大父確軒公撫之猶子使與先大  
夫封吏部公同學猶兄弟也比公徵為給事中某方  
為郎同朝以職業名節相勉猶吾師也其罷歸吾已  
先罷公既寡與人交凡意所欲言於古人有所尚論  
或不樂於時事惟以告我又猶友也公少而力學壯  
而勤行老而加修臨沒而不亂可謂純心好善君子  
也公卒踰年而宗孔舉男此亦足以塋公矣銘曰  
視白以為黑題玉以為石處權履勢者不勝其私而  
決於欺昧之臆其本心露於微明安知不自悔愧而  
刻責彼秋浦之氓言固昭昭而不忒况為邑之所留  
已崇祀而血食退論行於家邦亦千口以若一伊蒼  
蠅之加點初何損於瑩質公平生之百休惟茲事以  
為惻故反覆於斯銘告玄堂若皎日度乘化其無尤  
閱百年而寧魄

林沙溪墓誌銘

方晉江之盛有鄉先生曰顧新山公李竹坡公林沙

溪公並以年德化服于鄉顧公好急民之病上說下教有司有所訪政李公樂誘進後生獎人以文林公善以和飲人導俗於不爭不治人過而常使知愧以自悔革三公所長不同皆有以善其鄉而所得各有至者顧公起廢歷官至戶部侍郎而後致其事李公以尚寶卿就家起之終不出林公獨以為御史時有論事之肯持議者不觀其仁而誅其過公亦負瑕含慝耻為辨竟廢然以廢久善于鄉之日尤多得與二公參其功二公亦雅相引重視他人無如也李公既沒士無所宗顧公與公歸然並存有司尚得以諮其治俗猶有所愧頃顧公亡公亦相繼化去鄉之耄倪有哲有愚皆相吊以人之云亡蓋知斯人之喪非夫人之為喪也公所以能愧人者出言醇簡必依於仁禮容莊而溫竟日無惰氣迨老彌篤而事親孝不以貴弛其勞友諸弟以恩貫處熟游者莫知為有殊出居在市集未嘗蓄物價於財漠如也其實行內脩感動在言之前而意厚誼敦神情恬裕稱其為容也其所以廢由以御史按江西疏論宸度人有孝行宜褒以勸時宸度人方包逆謀多為不法而外飾小行以買名喪其親善哭聲動宮庭徒步送塋公謂是其謀

不可測既難以輒發且可因其偽而與之使益為飾以自蓋匿或不遂為逆即使為逆猶可少緩其發徐為之圖陰與都御史孫公籌所以過折備防之術甚悉而僉以疏入公去江西未幾逆變作議者以疏為公罪其所為陰籌既甚秘人莫能知孫公以節死無復為上言故以坐廢公心事昭晰無有疑其朋者第斥為畏禍徇廢人之意以苟免也然公在江西抗法自嚴宸慶人侵之數矣卒不能得志公亦堅不為奪其跡最著而體大禮重者不以朝服謁不以朝禮見其子便殿曲宴不奉觴為壽論揀御史范輅被逮輅之逮宸慶人所中也累以禮與事紕其邪心顯與為拂顧幾以一疏免不待智者知其不出於此矣公始以乙丑進士發身即乞歸養逆瑾怒廢數年瑾敗而後得除為台州推官在台州執律例以拒監司不敢以獄比輕重徇大吏風旨滿五歲考勺天台國清寺山泉啜茗數杯而已未嘗携一長物還家正德中年戚畹內侍多寵倖驕佚踰制靡有顧畏獨喜結言官有私與為好珎玩重賄無所愛公為御史閉關掃軌無權貴之交門外悄然利慾刑禍易溺而多怵皆人所常患世常有慷慨蹈禍而不能自潔於利者至其

清心淬行不為利溺宜非刑禍所可怵而屈也公於利若此豈以宸庶人之威武失其守苟為一疏以徇之哉公名潮字君信別號沙溪祖名金者來籍晉江自莆仙遊之沙溪徙公取所自遷為號實志不忘其始金傳四世至公之父名凱皆不顯而多有隱德以發于公公生三十六年而為進士廢七年而始得仕仕八年而廢以善化于鄉三十餘年而終蓋年八十有一康疆壽考有四子一女孫曾十三人皆習公之教孝謹不惰侈其才者知向學配夫人蔡氏有賢行佐公為學與入仕能以勤資其敏以食養其庶始終

一於敬順無諛言疾色以犯公指知公歆悅繼母事姑彌謹撫諸幼叔甚慈比長皆為之娶而接其室甚睦以公愛其弟故夫人沒公遂不近媵侍所以致其思也公喜飲酒不為嗜味而嘗以寓意托興於人無狎而無不可親客或從公遊或樂致公至其家公皆不為忤神觀修朗儀矩肅然間出於諧謔自有名人長者之風凡預在席莫不躁釋暴馴充然心醉而自滿其有以愧人雖啣杯度曲之間尤有至者嘉靖庚戌八月公卒以十二月初一日塋喪三月而塋禮也公子弘宇弘建先卒存者弘智弘守實克謹其禮而

嚴於大事其來請誌述公遺言曰微王道思之銘勿  
以我塋墓在南安縣福山之麓與蔡夫人同域公從  
仕日淺其志不大見於施為又以過廢惟化服于鄉  
其功有踰於在仕者之所獲其過公不欲自明所以  
必得予之文而後塋意良有在故予誌公之塋獨論  
其善鄉之功於公之過見其為仁者尤深切而諄復  
焉銘曰  
其為王矣以繅藉而薦之廟中其瑕不掩斯表瑜之  
為美而斲者反是之指既不克薦櫝而藏之乃終以  
無毀玉固無意於為薦與藏人徒妄以為王愠喜誠  
為王者謀薦則斲而藏則全亮不為彼而為此

立母彭柔正孺人墓誌銘

孺人始歸為立履素翁之妻孤艱多故未知所以自  
存况其底成貽昌如何也此其卒而壽至於七十士  
之賢而有文者來哭其殯共議其誄德之謚曰柔正  
其塋從夫之兆而其子賢賓皆材且有立有養中養  
誠養素養材為之孫孫之子從魯從周從文從禹從  
先從得有七人其女與子之女所適其夫曰杜彬王  
瑤林王陳王廷紳王皆在其日得嘉靖庚  
戌歲正月初七日之吉嗚呼可謂備矣孺人於為女

而其父愛之曰是子也孝其聞於族至踈遠而不聞  
一口其歸於丘而其姑愛之曰是婦也孝其稱於內  
外迨老而不衰履素之存謂其妻則曰是能佐我所  
不及而不敬不敬其子思慕其母則曰母之畜我也  
慈而不弛其教至於內外之人及事孺人者皆曰其  
遇我有恩蓋其行之備如此宜其能以高年終而其  
卒其塋所享之備也某與孺人之子賓為友而養中  
養誠復學於吾門於其塋烏乎辭銘銘曰

虹山斯原蟠礴以鴻龐里于其下生朴而熙荒獨姓  
者丘多男且俊良伊誰云出有母之厚祥厥貽孔厚  
長發未詎量刻銘納坎掩閉告幽茫兼俟來裔俾爾  
聽勿狂

庠生杜純軒君暨男思恭婦謝氏墓誌銘

夫文之施於志人之塋所以誅名德善譔記功行告  
之幽冥以章輔世教非徒徇子孫之哀慕而姑副其  
不得已之請而已其義不出於是而君子猶為之文  
者蓋有閔悼凶短矜惻淪喪明其人之不幸非出於  
不善之所致則惑於命而昧乎天者不緣以自託而  
為放而彼凶短淪喪之人既無才能氣力之子姓足  
以為死者地而偶有婦人女子之賢者能自約於艱

危顛濟之中卒以有立而克終其人之大事則君子  
尤悲之所以寵其死者以慰其婦人之有立亦文之  
義之所存也嗚呼此杜純軒君措正夫與其子思恭  
之塋所以得見於予文歟君年二十八而亡思恭生  
六歲耳思恭復以二十六歲而亡有子四歲竟殤而  
君之世絕於是方君少時自力為舉子學通毛詩大  
義為學官弟子其守身勤行歛然在人後然意不能  
無望進顯以一經起家也而遽夭矣思恭知讀君之  
書而死彌早蓋君之父子退慎儉節非有傲侈之過  
以傷其生也生於世之日淺雖未有積累之善以求  
福其處心措行未嘗干神明之譴而卒殄其世則所  
謂不幸者耳思恭之子既殤而世絕故君之父子與  
思恭之妻謝氏之喪纍然在殯久之而今始克襄其  
事於潘氏之手潘氏君之妻子所謂婦人之賢能自  
約而有立者也思恭之亡謝氏年二十耳能抱其孺  
然之孤嬰矢不復貳雖孤已殤而不志其矢固女子  
之貞而不惑亦由潘氏之守已不亂先示之倡而相  
依以存於義為易安也惜其年不永後思恭十年亦  
亡蓋潘氏以一婦人處其夫與子與婦之變備極人  
生之毒痛而卒能有立信可賢也其將塋知來乞予



之文而命其嗣孫之父思猶因莊君字毅以來其知之所及又若此潘氏擇於所親之子曰學訓以奉思恭祀事而繼君之世學訓思猶之子也思恭有女一人潘氏為選所歸而得壻莊孚誠為顧新山司徒公之女所出實介思猶以乞文莊君者子也今其塋以學訓嗣子之孤告于祖赴于姻黨幼未能事事思猶頗佐潘氏執其勞役其乞文能得莊君介以來而道潘氏之志甚悲而有禮墓在鳳栖坑塔子山之原其日為嘉靖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而思恭四歲之殤子克舉亦附焉是可悲也銘曰

奄然而早亡纍然其多喪黯然以同藏惟婦人之為衰嗟其永傷其有不傷有此銘章

何誠軒暨孺人墓誌銘

進士何君佩真將塋其親謂予曰子路之剛而以貧為傷也豈誠累於外哉亦悲夫親之無以養而不得致其為子之情耳啜菽飲水以為歡仲尼教之云耳而豈能無以是為傷也琚之貧也無以養吾親今徒能為悅於塋誠何及哉悲哉琚之為人子也琚以為生也可娛死也何知誠得一釜三鼎以為養雖斂手足形而藏諸循無恨焉耳而今何以為悅也琚亦何

賴於他日之祿而仕之足慕哉予為之出涕不能勝嗟乎君之悲之動乎心而出於人倫也先王制禮蓋有以祭以塋之所得為以逮人子之不及榮其親之存者豈皆以為死而無知而不足以為孝乎君勉之其所以為悅於既亡尚多乎哉君匍匐拜泣而不起曰是先生之勉吾云耳吾於養既無及矣塋而得君子之文其尚以有寵吾親以綏不孝之心而塞其無已之痛使珺猶有意於世是先生之賜也諾之而後起嗟乎吾未見人子之悲慕如何君者文其可辭君之父誠軒翁名聰字元敏娶教授梁珙之孫女生子

琦及進士君翁始冠有室值父書齋公德仁病瘵盡耗其財問醫求餌家既空謀及簪珥梁孺人曾不吝意見色竭以繼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絕不得事生產作業而孺人自操井臼煮粥調藥面垢衣綻髮不加櫛翁起家以貧然性固澹於財窘陋麓薄有以自安懷嬰兒之心至長不墮壞市井商筭詭秘狡譎角錐七折毫毛攘便爭利之機非獨不為本不知也持千百錢為資買賤賣貴以自給要以山谷闡郭來去為遨遊不汲汲權子母也同行有挾具資見翁誠質可任欲分資界之與約入羸之要翁可以利其餘而

界資者因以得翁之力他同行者祈之不能得翁獨  
辭之曰吾自持錢得羸誠微然累寡而意輕今若受  
公託者雖不無少賴負責而心勞矣有買物者償過  
其直翁為分析曰此物直若干公所償太過其為惠  
我耶抑誤也還之或有以此兩事咎翁為愚翁歸語  
內梁孺人曰大人所為於志不累而毋欺其心於妾  
意亦然翁大笑取酒自酌亦酌以飲梁孺人曰是吾  
妻也聞則與一二耆舊相過禮徑言簡誼好尤敦語  
不及財也鄉黨子弟邀侈自放翁無意為疾亦未嘗  
正折之然見翁常自飭蓋有以愧之梁孺人每指佩

雨君謂翁此吾家貴富種也翁笑曰是固當然孺  
人不樂目前而倚兒子自寬以俟後未為與我共適  
者孺人歛巾謝過其乏時突烟不起兩人相對翁不  
以愧孺人孺人不以讓翁或得酒一瓶相酌唇咽僅  
霑而意氣各得已乃呼歌自詭曰富人有的錢財勞苦  
不休欲如吾兩人清適半刻不可得要足彼人無福  
耳其誠質無偽而灑然有以自勝又若此昔所稱高  
人逸士如龐德公梁鴻夫妻皆能樂其貧龐公有田  
可耕翁固不及而梁鴻至為人鬻春則甚於翁矣然  
彼兩賢者以有文學德誼為世所尊禮遂有述於後

翁以未嘗學問當時闇然為窮人今復無有知者佩  
甫君之悲宜在此而奚貧之為傷當翁之身已其而  
樂之矣嗟夫君必欲得予之文而後葬固為是與是  
與翁以儋州同知公佑為祖母侯氏翁卒於嘉靖壬  
辰十一月後十六年丁未十二月而梁孺人卒琦亦  
繼亡女一人嫁黃日烈塋之日為嘉靖庚戌正月八  
日也而以琦祔焉佩甫君執喪過毀纍然僅勝衰既  
喪其妻顧氏聘吳氏未娶也室無相事而當內奉寡  
嫂某氏育其孤應年外治塋事卜域穿壙備極勞憊  
不知其身之病可謂能孝也已銘曰

終棄者魄能游者魂深其窶而崇其墳築之之勞視  
之之勤孝子所以藏其親其義則云

新會司訓純齊莊公暨孺人金氏屈氏墓誌

銘

嘉靖辛亥十二月二十九日青陽市莊儲侃偁兄弟  
塋其考新會儒學訓導純齊公三人者相謀而遣其  
季偁來謁銘曰偁兄弟慢塋非誠不肖不能襄事圖  
所以銘吾父者而不得以為猶勿塋也今得先生銘  
可以塋矣雖慢猶愈於不得銘云耳吾三人者之情  
事信可悲矣先生其閔之君之子國禎吾壻也能言

其祖吾固知其可銘而君兄弟圖銘如此其慎且久也其又可辭公諱安期字際休又字靜夫曾祖應元祖樛父宜傳世有隱德而貲有餘以田園為業父早孤母林氏愛之不欲苦以課責公生而好書少與其弟昌期同學不課而動其警解早見常出兄上兄弟並遊學宮為一時高第弟子方安陋守故之時士窘拘古義文不足發獨公恢放能自為言而濟以該涉士皆驚嗟以其故屢失有司公不為悔陋固之習因以有變莊氏之後子姓益好書而多妙敏開達之才今為郡文物巨家由公發之也儒官固卑訓導又非

專官公在新會以身任教齊整科條鼓勵意氣常兼其長之勞而不見為侵品隲文字凡出公高下其等諸生心悅無敢譁爭與諸生講敷揚經旨援據剖剝尤動人聽新會方有白沙先生之學士皆聞高明之要然不敢忽公之言咸曰師命我矣善識士於未有聞而恤其私忘其祿之薄而為之士以此附其識鄧生文憲而卹之備尤為新會人所稱鄧生由御史至郡守未嘗一日忘公也廣中監司無不知莊訓導賢公忽思歸以九年滿請老投牒而行祿餘得數十金不市廣物貯以一囊携歸授諸子戒勿營田宅惟以

供具公之族弟教授未菴公榮知縣翠山公晉陽通判梅峯公琦知府青峯公科並有前修氣韻罷官清約長少相懽日携遊對酒遊不為遠取足易至具不為豐聊可娛一日而已嘗謂大鵬搏南溟斥鷃決起枋榆均是一適孰不羨漢二疏棄太子師傅捐數十斤金為高吾官雖卑亦主教事金誠少非以不義得者今欲自况二疏如斥鷃之於大鵬者其可乎哉惑者多咲而智者以為知言公始娶貞淑金氏佐公為學官弟子時能不以私昵奪公好書之志年二十九而卒公常稱其賢而不永繼娶任只屈氏千戶屈鑑

之女佐公為學及相從於新會以勤儉飭內政公不內顧而事事辦治公性孝弟事母林孺人左右不違母性嚴而終身不甚怒事兄州判公如父分財取少任只能體夫所以悅母者養其姑而以敬謹事夫之嫂撫金氏之子與已子人不見其有異沒于官舍年六十公哭之尤痛而至於今莊氏子姓之及見任只與老臧宿獲語及任只無不悲念者公生天順戊寅五月初九日嘉靖癸未十月十一日卒年六十有八長子儲娶訓導王煊女女適通判朱銖之子暢皆金氏出次侃娶知府謝光孫女次僱娶學錄楊渤孫女

女適司訓李宗魯之子逢迨春次適澗松皆屈氏出  
孫男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婚配皆各族儲等  
奉公與任只之柩塋于柯前山之原而啓金氏法雲  
山之厝遷以爲國禎學於予予愛其才亦所謂妙  
敏開達者常議以學國禎往先得之以是知其有本  
於先世所聞也銘曰  
早知而晚成孰過之恒大畜而小施緊繫其勢惟其  
厚積而徐發不在其身以社其後之人

徵任郎致仕信陽州判官紫山丘君墓誌銘

嘉靖癸卯年河南信陽州判官丘君禎致仕還家以

舊屬故先候予予愧識幾不蚤為權力所逐切高丘  
君之歸走賀焉君在信陽能以敏給佐其長州政賴  
君以濟者十九尤退自損挹不肯以為功事長無惰  
容屬邑宰貳能以禮遇之温然如主客而期會牒課  
當督趣不苟為懈弛以相徇信陽大州多士大夫覩  
君之文而飭有士者之風加敬悅不敢忽其俗澗遠  
誕誇君以謹約誠慤蒞之人人皆悅予以賑荒行部  
汝南凶札之後白骨蔽野人將殍者纍纍相屬營採  
貸發日夜不給指畫以授屬吏使分地展力不患吏  
之不良君所分尤可以無患丘州判之譽藉藉上官

多聞之者巡撫魏淺齋公憲副端虹川公並以威德  
持大體下官不可以非才苟得一言之許君獨為二  
公所獎形諸牘加美詞焉藩臬諸大夫不以猥冗畜  
之非不得意於仕也而決然舍去予恠問之君曰處  
地卑非能以去就示峻邀名在州治民事上非有甚  
忤猶可偷祿而苟安顧心偶思歸便如心而行賴當  
路矜憐輒遂所乞耳予愛其言實不為矯矯其高彌  
白益內自愧君事親養盡其誠喪致其哀天性最篤  
畜弟之孤均財猶已出與鄉族居善以睦恤相接赴  
急周困度其力之所至為之不為過恩以出於力之

不堪其情之隆不肯愛其力而自不竭也行年六十  
有四嬰一疾竟以卒卒之日族人皆哀之鄉人莫不  
悼惜君字德亨別號紫山高祖江曾祖勤祖乾魁皆  
不仕至君以椽滿三考為泰陵衛經歷滿考得封  
其父元傑亦為衛經歷母熊氏為孺人妻蘇氏先卒  
贈孺人繼室曾氏封孺人有子六人雲衢雲漢雲程  
雲霄雲楷雲龍雲衢娶王氏繼娶葉氏雲漢娶林氏  
繼娶洪氏雲程娶蔡氏郡庠生蔡國重之女兄雲霄  
娶黃氏繼娶尤氏知縣尤復尤和姪女雲楷邑庠生  
娶林氏舉人林奇材之從妹雲龍未聘女三人長適



按察司僉事丁儀姪游川次適金吾衛經歷許海子  
良臣三許徽州教授郭智子維藩未及笄而卒其男  
女九人皆二孺人出也孫男五人雲衢子宗藩宗澣  
宗泮雲漢子宗魯雲霄子宗相宗藩聘尤氏知縣尤  
烈姪女宗魯聘郡庠生賀朝相女俱未娶餘尚小女  
孫四人俱幼未行君生為弘治己酉九月之十六日  
卒為嘉靖壬子六月之十九日君在日卜墳塋五壙  
于晉江縣三十三都龍首嶺之原坐辰向戌中塋君  
父介菴公右塋孺人熊氏左為君藏左臂塋孺人蘇  
氏右臂為孺人曾氏雲楷質敏向學年少已有文予  
甚噐之能言君之行以來乞銘塋之日為嘉靖壬子  
十月之二十四日也銘曰

抽黃對白曰文之巧題甲與乙為科之茂非徒膺仕  
崇秩階登級拾而若固有方且高拱肝視抗論品目  
擯人以刀筆之猥苟俗之蔽失已久推論行考實孰  
知夫茲無怍而彼有疚我名丘君維是之取

靜山黃公墓誌銘

陽春天下所稱遠惡處也公為丞於其縣之樂安驛  
卑官也前是為之者率以不得職逃去或坐累死公  
為之非獨能舉其職餘力攝巡徼以什伍之法結其

民使相收睦樂安宿偷舊宄知悔其不可為盜之在  
他境者終公在職六年不犯樂安行者不滯又資以  
無怨夫其任事溢乎職之所當效能踰其分之所守  
宜有機辨權數以巧迎而敏赴公顧恂恂質樸樸於  
貌而訥於言視其外一長無有也然則集事諭人信  
不在論訛猥給之小智果有其質則如樂安之地之  
惡與其人之夷未嘗不可與處歟公有庶弟之忤又  
嘗為總第所訟皆非公之過為樂安與其人處而馴  
每嘆樂安之遠不為惡而追駭廷除之近有危機也  
然公撫其弟終始不失愛忤亦衰沮不與訟弟竟其

獄卒歸於好鄉黨稱其友事父母孝居喪善哀弔者  
感動以為難蓋有家門之實行焉與樂安之人處宜  
其馴也公姓黃名椿字仁卿始由光州之閩居晉江  
可知者四世高祖原德曾祖維清祖孟遂生湧娶柳  
氏公父母也公為掾史滿三考所事上官寬猛躁緩  
不同公事之一意不為窺合苟避每治文書白署上  
官輒署或不覆閱曰黃掾不欺我九年之間絕不蒙  
呵譴所治事務在為人寬比輕傳使依於平至有傳  
重比嚴人知非公為虐莫以為怨也其在留都滿考  
當還有同考鄉人者歿而身裸為周旋所以掩其身

携視同行有患惡疾者附舟公不忍拒行死舟中病視其瘵死治其殮或以咎公始附不審公意獨得也公於他所為多類此公長子日煦向道力學為俗所非笑公益喜且勉焉明經有文而有司屢失之人皆以閔有司公顧督其子曰是爾之未至也日煦寓書樂安以乞歸為請公悠然意合曰兒子知我哉即日乞歸次子日煥實在邸御公以還兄弟相與為友家儉而理修先世之墓而後築室用公指也室成落之語在宴者曰吾嘗憂不得去陽春今得斃於斯寢足矣以巳百十二月二十七日卒距生甲辰年六十有

六二子與公之配翁氏治喪衾棺循禮日煦娶鄭氏日煥娶郭氏一女歸謝誥孫男可培娶邑庠生顧原潔女後公二年天可城聘舉人鄭一鳳女可堪聘鄭益修女可壇公命為日煥後聘進士尤烈女孫女長許莊以度次未許人墓在晉江縣四十一都古堂山以壬子年二月二十日塋予固尤為俗所笑者而日煦與予講甚篤故以塋銘屬其銘曰翁之所以爵於人者卑能浮其事勞過其祿良可苟居嘗食而靡罪愧繫天所以爵乎人者以其善不以其位則翁之所謂爵信人之所卑而天之所貴

鄭海亭墓誌銘

嘉靖壬辰進士待銓吏部凡若干人江南北巨縣以缺令告者數十縣之人仕都下各為其縣擇令交欲得鄭君而無錫有秦鳳山尚書與諸朝官顯者十數人竟為其縣得鄭君他縣不能得皆若有失無錫諸顯者與尚書公文相賀以得鄭君其時予方佐銓司以與無錫以鄭君受德於其縣人無錫故名為富而多仕者為令者往往朘取殄用其財而逆以機數搆嫉士大夫君至按都鄙賦役之籍資以諏訪得其禮俗所由壞嘆曰茲邑生迫而歛重若此乃謬以富得名民方以媮侈邀佚招四方之目其奚以免因語民以奢敗儉存設陳得失禁戒明白發於惇惻自以裁貶一身服御為率至其張具上官館遇過客交際士大夫舉損於舊度豐約之中使財僅足以成禮而不為浮尤吝與作舍館舟輿苟有可因不妄變革曰勞民以悅人非吾心也既不匱財以傷民心始稍取境內一二巨室橫放難諭者重寘之法以示威曰如是足以致刑矣一與民相安為寬平暇則與士大夫相賓接雖不失節士大夫憚以私溷君聽退勅其家亦莫敢有撓也客或見君坐縣堂從容不苛庭中常空

異於東西行過縣所見怪胡能然君曰惟不擾人以  
自累耳君固精經學善為舉子業邑子多才而講習  
爭刺文不傳於經君為指授大義日開月益邑子咸  
知所以為文至今科目接跡猶出君門下士為多張  
運使公愷清德純行一鄉耆望張給事選以直諫廢  
貧王進士問病免家居喜文學君敬事運使公與給  
事進士游加親貢士施子羽能詩老儒李黼工註詁  
皆優與為禮君與人無忤其溫而有辨又不苟然也  
巡撫中丞邵使者莅毘陵廉無錫治行為畿內最交  
薦之君性恬簡寡迎將又無錢治苞苴以買進秩滿

僅得南京戶部主事以去留都民曹事簡君益為深  
厚閉戶讀書耻與嫫捷之士競泊如也以其間為古  
文詞據理確質有儒術之體重自掩匿不求以名在  
職隨事展力未嘗苟且而惡為皦皦維揚置分司權  
舟有大小二關舊嘗征之君徃司權謂某府史曰征  
利而為是鍼細髮密雖取贏胡足貴通其小關恣舟  
行莫誰何之權計以足乃知諸為細密者非專為國  
增計也積資負外即即中擢雲南府知府未赴郡以  
父喪歸喪免侍母不忍去左右居歲餘母病卒始免  
父喪母勉之行君戀戀膝下竟得奉母之終君為戶

部以其官封父殖菴公元為戶部員外郎母伍氏為太宜人無錫迎父母就祿養治喪塋合禮於二親生卒具致其情克名為子服除赴銓驟感熱疾嘔血數斗醫莫曉所療旅卒都下實庚戌十月十日距生弘治己卯年五十有六耳君始至銓江南大郡交欲擇君而毘陵人以無錫治最故欲得之尤力聞其卒皆相弔君名普字汝德籍于南安之郭前村其世近以鹿寮公為祖鹿寮生厚菴公傳副齋公某履菴公某而至奉議公世未有顯而發於君君貌豐器度寬深心事明坦宜極壽貴詎遽是止知與不知咸加悼嘆喪過無錫士民走哭道踵相屬津衢咽塞舟厄不得行久之二子欲大封孺人楊氏出欲成女一人繼室封宜人李氏出欲大壻於副使陳瑞山公充邑弟子負能持家劬事卜滌陂龍塘山之原以塋遷楊孺人之厝合焉而以癸丑十二月某日之吉行事君固悅滌陂山水之佳卜從其志君為人外渾朴不立町畦而中斬然有限界色詞絕去誇汗擇處其中臨事酌物誠款有足動人予嘗嘆世末難與成功高患招忌卑患取侮每謂君持養濟其所稟兩去其患宜可游世遇合伸於獲用遽以是止甚以為君恨銘曰

氣疆矣有悍而挫傷才給矣有流而難執不悍而亢  
是為疆之方不流而集是為給之立可以用之宜莫  
斯踰而卒不究於用吾不知所以為之吁

陳母林夫人墓誌銘

林夫人陳體受君道基之母封君北沙翁光節之妻  
也陳固同安大姓北沙翁當家中落而有室貿田以  
復祠屋空夫人之奩益之祠僅克復祠復而無所仰  
食夫人不以懟其夫井曰猥細手較肌瘃怒然忍餒  
而謀夫之飲不飲不充其量恐其子以母累心分力  
於學常掩罄乏黽勉其間為夫納妾輒自勞以稍休

之使安夫之寢或狎恩為倨不以微變容色有女育  
之如實已出翁嗣而多怒夫人先後其意無所得怒  
久之怒益寡閨中訶詫驚遽之聲遂絕體受君為諸  
生文早有名有司未之求夫人不以過其子知其才  
之未迨平時也及為進士業通顯矣夫人不以諠其  
子知其學之足以得之而事業之待於後者遠也從  
其子於嘉善之縣邨美水土物之鄉而戶善織綉文  
錦夫人携閩海菹腊以往不欲多買古味身未嘗服  
浙中杼軸佳製也歸以去時之篋還里姥隣媪爭走  
問恠曰母夫人從令子為官人謂若何而衣服囊如

此乎姪或微語于列母夫人亦為廉耳蓋以貧靳之也夫人聞之心益自得入門以子賀其夫曰兒子為縣能自貧而愛人請為公賀復謔曰吾攝父教子能為良吏公宜我謝翁媪俱下拜一笑已而泣數行下曰吾疾矣不免以死累公然命也兒子苦留吾邸第以思家諭之寔欲一見公而返骨於故土也恐兒子之棄官以從我故不使其有疾耳未幾果以疾卒卒之日為嘉靖癸丑十月十五日距生成化丙午年六十八矣上方以諫官御史缺召嘉善君入試行至姑蘇訃至君號慟屢絕嘉善人驚相語吾賢母夫人死耶走哭於舟次道路相屬君受弔而不受賻曰敢以母死忽慈誨而辱其志也弔者不得致其情大哭而散君娶蔣氏於予有連其塋卜於晉江一都之科山貸於外氏之有力者而後具予亦助之其藏坐丑而向未規地穴竈皆翁自營手畫翁本曉堪輿家言故作而逢吉君將以是歲十二月丁酉行事拜且哭謂予道基不耻受助於先生以謂以是塋吾母而地下之魄宜寧也賜猶有大於助者請以累先生予曰其銘也諾之拜起輟哭淚汨汨承睫不能收曰世所謂求仕謀祿無不欲致享其親而士當以官守其

世所謂求仕謀祿無不欲致享其親而士當以官守其



約不辱其親為孝則於世之享猶不能厚也道基猶  
謂有所待於他日云耳誠知其不待雖以百里之儉  
猶足致吾母之享今其為小廉而薄親矣悼恨何及  
嗟乎君方其存也養之而安顧以既歿而薄之悔不  
亦篤於情而惑於義哉君淚乃止夫人有子三人長  
冕次復皆早世季嘉善君也孫一人金鼎聘南安庠  
生黃良煒之女女嫁同邑吳榮有子曰椿其去同安  
而僑於晉江夫人實與翁謀欲使其子便師友以廣  
學嘉善君治四經而后以一經起家果協始謀亦偉  
矣銘曰

浙之揚兮與有板從子之樂兮其樂反反衣有繡兮  
食有珍洵美樂兮匪斯存樂子之樂兮厥貧猗嗟乎  
夫人

益府典膳省菴黃君墓誌銘

君名鶯字德夫安溪人世居縣之長泰里叅山祖廣  
奠生功養生春生而生君叅山林麓豐茂原田膾潤  
其人多因山田之美自饒給不羨榮達故黃氏世久  
不顯君蚤孤比長知苦剋讀書向意仕進業通而數  
厄卒不得顯入貲為藩王府典膳待次益王府君既  
通儒業而襟韻閒曠行誼謹勅府中人皆異之以得

君相賀世子賢而有文嘗引見君與為禮別於他僚  
間嘗從郡中文雅士人游縱觀仙都麻源探謝靈運  
所窮處摩娑顏魯公所為仙姑碑文不為窘齷其輩  
相目自以為不及次遠未可待請告府中人不欲其  
去君詞懇得請世子為餞贈親篆大書以賜焉至家  
族黨嘉君能自樹表見又皆相賀君益為族黨人談  
說當時制度他境謠俗及道途所歷風物登遊山水  
之勝勉子弟以就學攻文曰吾聊以遨遊適意此冠  
服何足為榮行棄之矣日以敦睦族人為事歲時聚  
會酒香殺佳叙倫合情雍雍如也費無所惜細人耕

君曰者不敢以役畜之徵租嘗緩期有負常已之畢  
賦稅外謹謹不一措足縣廨堂階汎除芳潔而靜門  
無伍伯之跡嘉靖戊戌八月以疾卒族黨哭之皆哀  
距生弘治己未年僅四十子大本大任幼君之配蔣  
氏能劬飭育孤持其家不墜為二子娶婦嫁許五女  
適詹鳳翔林有棟金重宇徐弘讓李任春皆得所歸  
有棟知言性命之學而重宇能為文章佳士也大本  
才而有志友於有棟重宇俱為弟子負卜永安里宗  
教山之原塋墳以襄大事君其何憾君四歲孤常自  
悲不得事父母又當嗣其從祖父外養祀事又自悲

曰吾不得事吾父又不得祭吾父也於是竭情於嗣  
父之塋祭而事叔與兄極孝謹曰叔吾父之弟兄吾  
父之長子也事之盡力庶幾猶事吾父也大本將以  
癸丑十二月初十日襄事泣謂予曰吾父不欲泯泯  
為無能人不幸短世已矣不孝孤也弱其何以塋惟  
先生哀之予納拜而許之銘君重氣誼踐諾好施自  
奉纖嗇而知用財常行見橋圯途崩問其土人胡不  
梁而砥之人曰安所仰貲君曰於我乎取遂得君貲  
以濟銘曰  
生之促兮塋之遲有銘昭之其奚悲

楊坦翁墓誌銘

楊坦翁歿縉紳大夫士友徃弔相屬巷人為誼徐少  
湖公寓帛助歛忘元相之重下賙匹夫固寵其子之  
才而卹其凶亦翁之高有以得之其子士中謀塋士  
友為四出視地得吉鳳凰山之麓予聞徃觀之小丘  
蔚然四下中高拱以群峰之秀大水流其前高人遺  
魄非斯宅不足以藏之塋之日得嘉靖癸丑十月十  
日之吉去翁歿辛亥十月十一日兩期之間予每見  
士中未嘗一日有嘉容力貧以嚴其親之終故勞且  
久而後濟翁生而丰儀褻整神觀翛然有世外之氣

多讀書不學為章句講解畧通大意泛涉藝術亦不求為精獨好老氏道家言其言神霄太清丹臺紫府自有君臣民物儀法與人間凡有不大懸殊事動在下徵聞于天其有愆釁癘札如得請于帝蠲貸滄滌化孽為祥如響答桴其應否在人尊信至不至嘗薄李少君新坦平諸昔燕秦海上之言不入道門而資為方終陷矯誣帝所不賞是時 國家方修禱祠交接鬼神為民釐祝言科決者多得幸獲大貴顯備極尊寵翁謂此道其精以翕鍊元形草滓以救度塵世微榮染權非道家所言故其治家接物一出於詳厚

退慎諸所酌酢經營奉父母畜妻子賓除姻友踐微勤小要在累積功行以修陰冥之德晚益為洒落對碁飲酒悠然無忤或以為疑翁云仙家不禁酒奕中自有道機疑者皆解且嘆慕行年八十餘步輕視瞭膚瘠而貌澤每出行市廛間望者以為仙人也自知年齡所至有神默告之先處其死之日時炯然化去不為疾困良有得於老氏翁累功積行多可述其精者有在則積累者反略功行道之所出也其略也宜翁名某字某父璉榮母吳氏祖守恭曾祖朝諱高祖世昌皆隱有行配陳氏淑敏而莊能夠事畜生以佐

公之高育子又不以慈弛教先翁卒塋之于某山之  
麓子士廉郡學高弟子次士中也文最有名舉于鄉  
能以翁聞于縉紳士夫至勤宰臣之賙翁之所保宜  
不如是而士中以是為孝季子士實女二人娶嫁皆  
名家孫男女十人翁遺言但得山水佳處藏我不必  
合祔士中奉焉而卜茲吉士中謂予曰吾翁之域先  
生往觀其窀侯志之而後掩予曰諾銘曰  
惟葆其光其神不亡不亡者游棄者垢糠斯銘不毀  
是為高人之藏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